

重獲新生命

美國先天道院郭靜秋學長專訪

◎ 本社編輯部

編按：郭靜秋這個名字，對台灣的編輯群來說並不陌生，她為新道親翻譯的越南文「入道之門」、「大道三寶」、及「禮節手冊」是近來大量印製到越南開荒的重要工具書。在美國舊金山先天道院裡，前人和老菩薩們都稱她「阿秋」。張傳前人來美時，已近六十歲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，仍然滿載一法船的越南老道親，即得力於精通中、越語和潮州、廣東話的阿秋能經常在側翻譯，剛開始阿秋為前人翻譯，還需要有人先翻成中文（華語），經過了相處和聆聽，阿秋竟能完全聽懂張傳前人的閩南語（張前人的閩南語像是日據時代文雅士人的古語，不似現在一樣白話），好像再自然不過了，上天為道場暗中調撥人才真是妙不可喻；然而，一般人若不特別說明，完全看不出這位精神抖擻，能縱貫全場多重語言翻譯的阿秋，已經洗腎整整七年，阿秋的发心毅力感人至深，在她身上發生了無數奇蹟、重獲新生命，以下是她在道場的歷程訪談，特摘錄共享。



▲ 靜秋學長（左）常年追隨張傳前人（右）翻譯。

學會與病軀相處全憑一心

問：您的精神氣色，很難讓人聯想到是一位需要洗腎的病人，您是怎麼做到的？

答：想起當初醫生宣佈必須洗腎時，我非常不甘心，很難接受這事實，不斷抗拒的結果，只換來以毒攻心，最後被送進醫院，強迫洗腎。當我一直否認，不能接受怎麼會是我的時候，病情也隨著心緒起伏加速惡化，被送進醫院後，第一次洗腎，軀體是痛苦虛脫的，內心竟然覺得解脫了，接受事實後，心裡並不痛苦，想著：這一天終於到來，我可以早日還清業債了。七年來已經數不清進出醫院手術室多少回，但心裡就是沒有埋怨，甘心接受一切了。

這七年裡，後學倚仗了天恩師德的加被，心裡確實感受仙佛時刻都在身邊，精神特別充實，整個生命無時不刻感受道的充盈和寶貴，尤其每當先天道院辦道，人在中堂裡精神就非常充沛。有一天中堂辦道，約在早上十一點鐘，不巧那天後學洗腎後傷口血流不止，一時不能離開，遲了半個鐘頭。出院後趕緊攔了一部計程車到道院，途中想，我到那裡也早就開始，就在一旁休息好了。沒想到到達道院，好像算準了時辰，操持的王壇主交給後學一件道袍，

隨口說：你做上執禮！後學還來不及思考和回答就硬著頭皮上陣，沒想到一站上執禮位置，感覺有股電流從頭上穿射進來，口裡喊著「兩邊肅立」，那宏亮的聲音好像不是出自我口，聲音之大震攝了在場的人，尤其自己還有點空白，不敢相信這是真的！可見證我們辦道時，確實是天人共辦，否則，以當時身體虛弱的情形，根本不可能有這種元氣，所以後學不說，也沒有人看得出來是洗腎的病人，實在是天恩師德，仙佛的慈悲。

立志益於眾生 不把自己當病人看

問：這些年來您除了到醫院洗腎，有沒有任何特別的保健方式？

答：剛開始洗腎時，飲食上常拿捏不準，三天兩頭就中毒，走路時不穩，兩條腿比喝醉酒的人還嚴重，但是知道上天冥冥中在告訴我，在道場的責任還未了，洗腎並沒有使我變成一個病人，讓別人來照顧，反而開始每日清晨起身步行二小時，早上四點多鐘已經在住家附近走了好幾圈，很多人擔心後學的安全，但是知道自己心正，不會心生懼怕，經常在清晨中感受到大地一片寧靜，天地之中特別蘊涵了清新的靈氣。堅持每天清晨起來走路健身約一年後，有一天在先天道院，張傳前人

突然對大家宣佈：從今天開始，阿秋是先天道院的壇主。在家中的責任並沒有因為洗腎而減少，前人突然要後學當壇主，後學明白無法向高齡的前人推辭，只好學著做，有空就去整理中堂、燒香，經過了很多年才知道前人的用心，他知道我洗腎後，不敢當面對後學說業重，只是給後學機會去了業，他從來沒有說過重話，怕傷了我的自尊心，他老人家的德範，後學們會永遠感念，有這次的新生命，要感恩前人，若不是他慈悲，後學還不知道要到中堂去了這一身的罪業。

隨緣幫辦 重獲新生命

問：從現在開始，您不必再洗腎，是什麼因緣讓您有這麼大的轉機？

答：自2000年開始，後學動了第一次心臟手術，隔年開始洗腎至今，身體已經挨了一刀又一刀，數數身上又長又深的刀痕，總共有十刀了，十應該是個圓滿數吧！要不是前人慈悲讓後學了業，不知還要多少時間才能還清這一身的業障！這次接受了器官的移植，同時移植了腎臟和胰臟，年輕健康的器官也代表捐贈者是一個年輕生命的消逝，感恩之餘也感到心酸不忍，要努力愛護自己的身體健康來延續捐贈者的生命，更要善用上天重新賜給我的生命，好好了愿，

為利益眾生精進不怠，才能報答上天和慰撫亡者在天之靈。

說來很奇妙，登記移植的申請後，並沒有特別企求或寄望奇蹟發生，只是隨緣等待，七月二日按照往常前往醫院洗腎，突然接獲移植中心打電話來，要我留在醫院等換腎，不要回家，我也就留了下來。在登記換腎的二年中，一共被通知四次：第一次長青班要開三寶法會，第二次是道院準備觀音聖誕，第三次碰上張傳前人歸空（今年五月）。前三次都因為有聖事而和移植機會擦肩而過，沒想到前人的身後事都忙完，沒有任何心理準備，人在醫院被告知直接移植了，感覺到前人默默護佑，要我別光是為了中堂的事，把自己的身體耽擱了。

動手術那天，正是農曆六月初一，因為沒有心理準備，剛開始心裡七上八下，害怕未知的情况，隨即一想，動過這麼多次刀，都是仙佛幫忙，這次仙佛也會在醫生身邊幫上一手的。於是心慢慢靜下，放下萬緣後，開始靜心守玄，默念真經，隨後誦心經，還不到第二遍，就渾然不知了。手術過程中，雖然肉體麻醉，但是看到自己像平時一樣走到中堂燒香，且如常多叩一百叩，清楚叩完一百叩之後醒來，手術已經完成。七天就出院了，護士說不用坐輪

椅，可以自己走下樓，他們也沒有見過移植腎臟的病人情況這麼好：功能很好，沒有任何排斥、任何不良反應和副作用，醫護人員表示：「移植手術非常成功，簡直是奇蹟！」讓人發自內心不由得再次感謝天恩，也感恩捐贈者和他們的家人。

培養新生代 重建先天道院

問：您長期在開班時為越南道親翻譯，又同時在洗腎，在道場服務時，你是否期待或想像想過，有一天會重獲健康的身體？

答：這些年來，肉體真的給我很大的折磨，也帶給我心智上強烈鍛鍊，靈性感受到天恩的護持，更是難以描繪，但是從未想過上天會讓我重獲新器官，知道自己福薄，一次又一次進出病房，一刀挨過一刀，每一關都平安渡過，如果沒有上天的恩德加被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上天給我的眷顧，仙佛慈悲和前人的成全，我覺得已經太幸福了！只是默默的做，順從上天安排，而且誠心懺悔，知道自己過去沒有好好對待身體，不敢求上天為這小小病軀加持。在道場服務的前幾年，還會對自己的病有所罣礙，常到道場變成習慣後，就沒有那麼在意了，會想：肉體用盡了就交回給上

天吧！上天是如何安排這一場以生命對生命的交換，後學實在不清楚，但是要說一段小插曲。

西元二〇〇〇年時，因為心肌梗塞突然休克，被送進急診室，從鬼門關被救回來後，醫院安排了一連串檢查，經過抽血、驗血的結果，並沒有導致梗塞的疾病，住了一段時間等候報告，終於有一天，醫生拿了一大疊資料，在我的病牀前走來走去，他問：你的臉怎麼沒有變形？我怎麼答得出來？！他連說了幾次：奇怪，你的臉怎麼沒有變形？他走出病房後，再走回來，不甘心地又問：你的臉怎麼沒有變形？實在忍不住問他：我的臉為什麼要變形？他說：病歷報告說，你的血液裡一點鈣質都沒有，臉一定會變形的。我當時沒有意會到，沒有特別的想法。

但是連續多年的病苦折騰，終於有一位老人家看不過去，硬把後學拉去找看相的老先生，當時，老先生已高齡九十四，他一直定定的看著後學的臉，然後搖頭說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，最後他說了一句：你的臉是應該破相的。這才想起幾年前那位醫生說的話，似乎不謀而合！沒有想到這幾年東奔西跑，一點不知道愛惜，仙佛也跟著東奔西跑的保護後學這張臉。後學想，

上天實在不忍心讓後學頂著一張不端正的面孔站在台前翻譯，五官端正、精神撒抖，起碼讓道親對道不失信心。

問：您在道場為大家上課時翻譯，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者有什麼期許？

答：每一種語言都有他獨特的表達方式，好比一些成語典故，如果另外一種語言也有類似的成語，而翻譯者本身對二種語言的意思都能清楚，才有可能翻得很傳神，遇到沒有相同的成語典故時，只能翻成口語，就沒有那麼雅，中文是很文雅的語言，需要翻譯時，主講人要盡量白話，不然就要中斷，停下來問主講人，這句話是不是這個意思？在道場上翻譯，剛開始的障礙多半是對道場的名詞不熟悉，如果事先和主講人溝通，瞭解相關內容，就沒有太大的問題。很希望更多人加入翻譯的行列，目

前先天道院有楊誠鎮壇主與謝楚強和方玉心道親夫婦，在後學調養身體期間，分擔這份工作，希望有更多新生代參與，是整個道場最期望和需要的。

真的很期待先天道院能夠早日復壇。道院近幾年因為建築物老舊，需要另找場地，又值張傳前人年事已高，大部份追隨前人的老菩薩們也都年過八十，所以道場老化得很快，現在雖暫時復壇，但是張傳前人畢竟敵不過歲月的侵蝕，老人家經歷了九十四年的風霜，在最後的日子裡，有幸能夠以身為其後學和先天道院壇主的身份隨侍在側，見證他老人家對道的信心，臨走前希望兒女們能夠繼承其遺志，將先天道院道脈承傳下去，他真的別無牽絆，走得非常安詳寧靜。相信所有道親都能在前人的證道中，稟持信心，全心全力為維護道場而努力。



▲ 靜秋學長（右二）與謝楚強道親夫婦（左一、二）移植一週後的近照，容光煥發。